



薛理勇 著

写不上 出海 的话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写不出的上海话 / 薛理勇著.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458-0328-0

I. ①写… II. ①薛… III. ①吴语—方言研究—上海市
IV. ①H1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0386 号

责任编辑 李佳怿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张 懿

写不出的上海话

薛理勇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 / 16

印 张 18.5

字 数 200,000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328-0 / H · 1

定 价 38.00 元



前 言

根据语言学理论，使用同一种文字，可以通过文字交流的区域或范围，称为同一语言区，如汉语区、英语区、法语区、拉丁语区等。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一个同一语言区里，甲地区与乙地区，乙地区与丙地区的人使用同一种文字，人们可以用文字进行交流，却由于语言发音上的差异而无法直接用语言交流。各地的语言叫作“方言”。方言者，地方性语言之谓也。如广东方言与上海方言有很大的差异，广东人与上海人之间可以用文字进行交流，而难以或无法直接“对话”。

一般讲，京畿或首都总归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有多种方言，首都的语言就是“官方语言”，也是民间讲的“官话”，所以所谓的“方言”往往是针对“官话”而言之。

中国地域辽阔，方言众多。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里，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王朝的京畿是建在黄河流域的长安、洛阳、开封、北京。所以，西安话、洛阳话、开封话，北京话都曾是中国“官话”，而又由于黄河流域的语言差异不是很大，同属中国的“北方语区”，不是该语言区的“外乡人”是很难区分的。南方人把同乡人使用北方方言讲话讲作“打官腔”，这个“官腔”并不一定是“官僚的腔调”，而是“官话”。

一些语言学家把中国按现代现语方言的使用归纳和划分为八大语区，今苏南浙北古代属吴地，这一带就是“吴语区”。吴语区的实际区域并无明确的界线。如有的学者把长江以北的苏北也划为吴语区，也有人把语音、语调、语词与苏南方言比较接近的宁波、绍兴地区方言划出吴语区而归入闽北语区。学者们为之喋喋不休，我们完全不必去轧此闹猛。语言也有“嫌贫爱富”的本性，一个语言区或行政区大多是以该区内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地区的城市语言为标

准、典型、代表语言，通俗地讲，省会往往就是这个行政省的“官话”。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苏州始终是吴语区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城市，于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苏州方言就是吴方言的典型和代表，只是到了近代后，上海不仅成为吴语区最大的城市，也成为中国经济、文化之中心，国际性的大都会，现代的吴方言专家们都认为——上海方言是吴语的代表。

我的老家在福建省福清市近海的乡下，语言与福州话相近，老家的人往往以能讲福州话而荣耀，我在江西的樟树、吉安生活过一段时间，也发现当地有身份、有文化的人经常操一口南昌话。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是地道的上海人，出身在今上海市老城厢的乔家路，他曾对我讲：沙俄时代法语是宫廷语言，贵族是以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为自豪，而早期的上海人，则是以能讲一口流利、标准的苏州话为荣的。时过境迁，如果你去苏州，一定会发现不少苏州人会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或略带苏州口音的上海话。我总感到，苏州人讲上海话比上海人讲上海话好听得多。

方言就是地方语言，除了语言学家把中国划分为八大语区外，一般冠以地区名来表示，如北京方言、天津方言、南京方言、苏州方言、上海方言等。流传，使用于某个地方的语言叫“方言”，而流传，使用于某种行业、行当中的特殊社会性语言也是“方言”。习惯上把流传于正常行当里的特殊语言叫“行话”，而流传、使用于黑道中的特殊语言则被叫作“黑话”或“切口”。有些或不少原来的行话或切口会从行内、帮内外溢而成为一般性的社会性语言，当这些语言被市民接受而广为使用后，它又成了地方性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包浆”原为古玩业行话，是指古玩在长期玩弄过程中在外表生成的一种物质，识别“包浆”是鉴定古玩真伪的重要手段，当“包浆”一词从行话变成方言词汇时，它除了指本来的意义外，还借喻包装、伪装。又如“巴子”原为帮会切口，指帮内地位低贱的走卒，它外溢成方言词汇后，多指地位低而行为拙劣的人。

在农耕时代，经济单一，发展缓慢，“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扎根于土地上的农夫们很少外出，语言、语词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近代以后上海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大量的流动人口对上海方言产生巨大的冲击力，使上海方言发生变化，城市里各行各业的行话不断外溢，使方言的语汇



迅速增加又快速变化。所以，研究上海语言变化也是研究上海变迁、发展的手段和方法。

人有一种“熟视无睹”特质，当你拥有的时候，你不会对你的拥有的东西感到珍贵，而当你发现你所拥有的东西逐渐减少，渐渐消失，你才会幡然悔悟，曾被你拥有而熟视无睹的东西是一种财富，是一种文化。我们现在十分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人们是否去想过，你如今花大钱，出大力，流大汗去申请保护的“遗产”不就是你当年弃之如敝履的“财富”吗？！

方言和任何其他语言一样，它也是承载历史和文化的载体，方言本身就是文化。如今，我们在对待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或文字时十分注重保护和传承，其目的也许不在于“文化”，而在于“政策”，而方言就惨了，它往往被推到普通话的对立面而受到抑制，于是，电影、电视中严格限制使用方言，甚至一些城市的公共场所用当地方言广播也会引起一场争议，此类的报道实在太多了。

我认识多位外籍的汉学家，他们对中国的一些现象感到困惑，其中之一就是——中国不少语言没有相应的文字，而没有文字作依托的语词是很容易消亡的。而事实也是如此。

以吴方言而言，确实有许多语汇没有相应的语词，吴方言把利害、强壮讲作 jiè gun、sè bó，人们不知该怎么写，只好用谐音字写作“结棍”、“杀博”、“煞缚”等，使语言和文字产生脱节；而实际上，吴方言的许多语汇是有相应的文字的，有的还是方言保存的古音古字，如吴方言把赶快、立即讲作 háo sāo，语词应作“豪梭”，见于汉代的《说文解字》。又如水煮是一常见的行为或动作，吴方言讲作 sé，《说文解字》作“𩚑”，由于笔划太繁，后写作“爍”，而《辞海》把“爍”当作“炸”的异体字，古人把江南出产的湖蟹叫作“爍蟹”或“大爍蟹”，由于“爍”字的消失或误解，如今人们只能从同音字中找出一个“闸”，“爍蟹”被误作“闸蟹”或“大闸蟹”，以致许多人误以为这种蟹是生长在水闸边，或从水闸附近捕到的。而如《辞海》的释义，把“大爍蟹”写作“大炸蟹”，那就更不可理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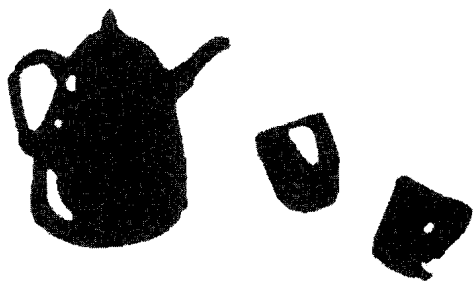
甲骨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政府出巨资支持研究，方言中保留许多古音古字，历来也是训诂、音韵学研究的重点，但不知为何一定要厚此薄彼，非得要当一些方言即将消亡时才认定其是一种“非物质遗产”呢？！



我已先后出版了《上海俗语切口》、《上海闲语》、《上海闲话碎语》、《上海闲话交关》等关于吴方言的著作，并在多家报刊发表涉及吴方言的文章，以前多偏重于方言中的社会性语言。从历史的角度讲，苏州方言是吴方言的代表，也留下不少与吴方言相关的著作，《吴音奇字》便是一本专汇苏州方言的字书。本书着重于吴方言中的僻字，先欲仿古人书名而取名为“吴音奇字”，后改作现在的名字。也许，当你发现吴方言中的许多语言也有相应的文字时，你会喜爱上这本书的。

薛理勇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二日 写于秋月枫舍



目 录

前言·····	1
嗲和斫·····	1
鸠·焐·窝·孵·····	6
勒煞吊死·狗皮捣灶·····	10
沸溢为“鬻”，水煮曰“煤”·····	14
嬉来好像活观音·····	20
朝立秋，淘飏飏。夜立秋，热吡吡·····	23
你识“迓”、“畔”、“困”吗·····	28
咋莫头里·····	34
起蓬头·····	36
剩余、多余讲作“长”和“挺”·····	39
“拖油瓶”出自“他有名”、“拖有病”·····	43
脱头落襟·····	46
倭支葛搭·腻膑疙瘩·····	50
卖洋三千·····	54
几多讲作“几花”·····	57
行东道和行情行市·····	63

吴语中与行走相关的奇字·····	67
整十·三七廿一·二八罌·····	70
“眼睛打八折”与“一百另一只”·····	76
抖甩·····	78
鬼祟·····	82
蛋黄·····	84
龙华塔，高七层，七堦窗咾七堦门·····	90
拷老洒、敲髻底·····	95
不正曰“孺”，斜谓之“笪”·····	99
连裆码子和一只袜统管·····	103
吃仔上海饭，赛过赅百万·····	108
浪头大，浪花小·····	110
“额骨头”与“触霉头”·····	115
揭讲作“枵”·····	119
“出锋头”还是“出风头”·····	122
白相与打棚·····	127
闹猛·····	132
花好稻好与话好道好·····	135
歪嘴吹喇叭——邪气·····	139
“爇灶面”应作“麇糟面”·····	142
狗打喷嚏——天好·····	145
戆大与寿头·····	151
我比你大一匝·····	157
撬边还是燥边·····	161
火盛曰“炆”，火衰曰“焮”·····	165
“枷”一脚·····	171
“轧朋友”还是“朶朋友”·····	173
奔·冒野·卖野人头·阿木林·····	177

“癩施”即“癩尿蛤霸”	184
“炒作”怎么“炒”	188
“敲竹杠”出自洋泾浜语	193
呆人看鲜秤·鲜得来眉毛也落脱了	197
“拉皮条”是“拉”什么东东	202
小八腊子、巴子、江边洋子、勒子	206
“豪燥”应作“豪悛”	213
上海话中的“余”	217
只顾羊卵子，弗顾羊性命	221
托人托仔王伯伯	227
咪哩吗啦、呜哩吗哩、哇啦哇啦、叽叽喳喳	232
“海外奇观”说“海外”	236
吃力勿讨好，阿旺炒年糕	242
蹉蹉跚跚与鼻涕坨坨	245
刘备卖草鞋——人殷运勿殷	248
小狗衔大厝练	252
“奉帮裁缝”还是“红帮裁缝”	259
祭祀勿用筷——鬼搭搭	262
喉咙叫“胡咙”，猴子叫“胡孙”	266
羞谓之“钝”，调侃谓之“赵”	273
乌龟蓬上槛，就看此一翻	280
附录 “写不出的上海话”小强填字游戏	285



嗲和斫

dia 和 zhuò 是吴语中颇有个性和地域特点的口语词汇，在《康熙字典》里找不到与 dia 和 zhuò 发声和字义相近的字。方言中有发声而没有文字的语汇是很普遍的，但是，吴地是中国经济比较发展的地区，从某一种角度来讲，语言是“功利主义”的，经济发达地区的方言往往也是一种强势语言，被欠发达地区使用而成为欠发达地区方言词汇，于是，吴方言中的 dia 和 zhuò 被许多方言接受，而如今，dia 和 zhuò 也已成了全国性的语汇。后来人们就根据这两个字的发声，将 dia 写作“嗲”，将 zhuò 写作“作”。

嗲的本义是小女孩或娇小女人撒娇的声音或姿态。已故苏州籍作家陆文夫的小说大多讲述苏州故事，文字中也往往夹带一些苏州方言，他的小说《小巷深处》讲述一位解放前的苏州妓女在解放后的身份转变，文中有：

每当有男人走过时，便嗲声嗲气地叫喊起来。

这是一位妓女出自职业习惯，以女人特有的娇情在勾引、招唤男人。

高晓声《陈奂生转业》：

谁知出门隔夜，陈奂生的爱人忽然发起嗲来。不许陈奂生在外边住夜，事情办不完，也要天天赶回来。

这是妻子以撒娇的方式劝阻陈奂生不要在外面过夜。

对一个男人来讲，女子的娇情、撒娇确实是令人陶醉的，于是“嗲”的引申义就是——好的、优秀的、漂亮的，上海人讲：“这件衣裳穿了依身上，勿要太嗲喔”，这“嗲”就是合身、漂亮；“你的女儿长得嗲来”，这“嗲”既指漂亮，



清吴友如绘《海上百艳图》，上海的女人们还是蛮嗲格。

又指女人特有的娇情。

由于在稍早一点的字书或著作中找不到“嗲”以及与 dia 近音近义的字，这对分析这个字的来历就带来了困难，我们只得从生活、风俗中去分析这个字。吴方言中小孩称父亲为“爹爹”或“爹爹”，爹在吴方言中音 dia；在日常生活中，小女孩一般比较依恋父亲，会奶声奶气或嗲声嗲气地要求父亲做这干那，这是小女孩对父亲的撒娇，如果，父亲在空闲的时候，他一定会十分愿意接受女儿的撒娇，而一旦父亲手头有事或心情很不好，而女儿还不停地撒娇，不断地一边呼唤“爹爹”，要求父亲做这干那，这位父亲一定会生气地训斥道：“爹爹！爹爹！爹什么爹！”这前面的“爹爹”是父亲学女孩呼“爸爸”，而下面的“爹”就是训斥女孩撒娇，后人为示区分，就把撒娇之“爹”加口字旁写作“嗲”了。

嗲是女人撒娇的声音或姿态，物极必反，嗲过了份就会使对方讨厌，使人



春困也是女人顶嗲格辰光。

感到“触气”，人们会骂她是“嗲戾精”，就成了无理取闹，吴方言讲作“zhou”，今多写作“作”，常用的词如作天作地、作死作活等，如范小青《光圈》：

蒋伯行吃续弦的苦头，横不对竖不对，作天作地，弄得老先生有点木知木觉了。

“续弦”就是死了老婆后再娶的老婆，也就是后妻，这位蒋伯行后娶的妻子太“作”了，弄得他经常不知所措。

实际上这个“作”的正字是“斫”，它的异体字写作“𣎵”。《说文解字》：

斫，击也。从斤，石声。



在汉字中，“斤”是象形字，即斧头，我认为“斫”不一定非得是形声字，而应该是会意字，即“石制的斧头”，在铁还没广泛使用的年代，石斧是一种最常见的工具。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释：“凡斫木、斫地、斫人，皆曰斫也。”用石斧斫木、斫地都可以理解，但是用石斧斫人就难以理解了。在江南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知道，农村里使用一称砍柴的刀，形似菜刀而长，刀背很厚，叫作“斫刀”，所以吴方言一般把砍柴讲作“斫柴”，割柴草也讲作“斫草”，斫柴、斫草是用真的斫刀去斫，不过，吴方言批评、指责对方讲话不负责任，胡说八道，就会讲：“侬拿牙齿斫斫齐再讲”——因为你的牙齿长得不齐，所以讲出来的话也歪，此只是一种比喻，谁也不会用斫刀去斫牙齿的。所以我认为，段玉裁讲的“斫人”不一定是讲用斫刀去斫人，因为斫刀并不是一种锋利的刀，而是刀口较厚的砍刀，用斫刀斫人，往往是见痛不见血，叫你有苦讲勿出。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引汉代扬雄《方言》卷十：

扬、越之郊，凡人相侮，以为无知，或谓之“斫”。

汉时的“扬、越”相当于今天的江苏、浙江一带，这也是吴方言区，这里的乡人指责对方无理取闹就讲作“斫”。我想，这“斫”是吴方言中保留的一个古音古词，不过，这个“斫”是用刀砍，俗语用以比喻，后人难以理解，于是被改写为“作”。

嗲与斫都是情态词，过了份的嗲使人难受，就成了“斫”，同样，轻微的“斫”也许会被对方乐意地接受，就成了“嗲”。上海电视台娱乐频道《相约星期六》是一收视率很高的“婚姻牵线”节目，节目中有一小栏目，就是要求女方亮出择偶条件，再要求男方也亮出择偶条件，不少男青年会在对女方的要求中讲：“可以有点斫，但不要太嗲”，绕了一个圈子，所表述的就是希望女方“嗲一点，不要太斫”。

用斫刀斫人，犹如用钝刀子割肉，见血不见痛，使人有苦讲勿出，在现实生活中，大人被小孩斫，老公被老婆斫，常人被公司里的女职工斫，你想到哪里去评理，还不是被活活斫煞。



有一次去上海市作家协会办事，车子刚进门，驾驶员对我讲：“作家协会到了，这里面全部是职业作家，个个是作天作地的作家，你可当心被作煞。”起先我还一愣，不知道这位驾驶员在讲什么，过一会才醒悟，他讲的“作家”是“斫家”，就是会斫，而且能斫天斫地，斫死斫活的“斫家”。



焗·焐·窝·孵

上海的证券市场行话，把由于某种原因（如股票指数下滑或升幅不高等），持有人在一段时期内不将股票抛出讲作“wu”。“wu”只是一种行为或手段，其目的就是观望时局，等待时机，俟股市指数上升后再将股票抛出，以获得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利润。在沪语中，“焐（wu）”的常用义是保温或依靠比自己温度略高的东西进行保温或使温度慢慢上升。以前，家庭中饭煮好后，离吃饭还有一段辰光，人们就会把饭锅放到一个草编的“饭窝”里保温，讲作“拿饭镬放到饭窝里焐好”。现在家庭大多使用电饭煲，当高温将饭煮熟，电器开关会自动跳到保温档，用中火保温，把饭烘透。其实这也是“焐”，也许电饭煲换火是自动进行的，所以这个“焐”就讲得少了。又如寒天时，手脚露在外面，人们就会用热水袋、汤婆子给手脚保温取暖，可以讲作“焐手”、“焐脚”、“焐热水袋”、“焐汤婆子”等；有的人干脆赖在被窝里不出来，此又讲作“焐被头”或“焐被窝”。

上海人调侃持股人讲：“现在股价已升到蛮高了，再焐也焐不热了，可以跑了。”译成普通话就是：“现在的股指已经很高了，你持有的股票价也升到很高点了，再升也升不上去了，可以抛了。”显然，股市俗语“焐”即来自生活俗语。

现代出版的辞书，如《新华字典》于“焐”的释义是：“用热的东西接触冷的东西，使它变暖：用热水袋——手。”这一释文不够准确，因为把饭镬焐到饭窝里，人怕冷而焐被头，并不是“用热的东西接触冷的东西，使它变暖”，而是将东西放入保温性能较好的地方进行保温。

《康熙字典》以为“焐”，是“焗”的异体字，并引《字汇补》：“焗，火熄也。乌古切，音邬。”焗音wu，是火熄灭的意思。古代照明用油灯，所以灯火熄灭也即灯熄灭。直到今天，人们仍把关灯讲作“熄灯”。《野叟曝言》：“豁琅一声，两只茶杯落地，把灯盏都震焗了。”今天吴语中仍把炉子灭了讲作“炉



把食物、物体放入沸水中用小火煮烂讲作“焗”，吴语以“汤罐里焗鸭”歇“独出一张嘴”，即“伶牙俐齿”之义。

子焗脱了”，把灯坏而不能亮讲作“灯泡焗脱了”。这才是“焗”、“焗”的本义。旧时家庭烧大灶，燃料以柴草为主，烧饭、焖物时，一般以旺火将水煮滚，然后即抽出柴草（或不再添加柴草），炉膛里的余烬还保持相当高的温度，靠余烬足以把饭焖透，把食物焖酥。于是，“焗”、“焗”的引申义就是保温；“焗汤婆子”、“焗热水袋”虽是以热的东西接触冷的东西，使冷的东西变暖，实际上也是保温，但已有取暖之义，这又是“焗”、“焗”的再次引申义。保温须将被保温的东西放到隔温较好的地方，于是，“焗”、“焗”又被引申为“藏”、“躲”，上海人把躲在家中不出去讲作“焗（焗）勒屋里”，如“尽管非典是会过（传染）人格，但老焗勒屋里也勿是办法”。显然，股市之“焗”是取其引